

新秋海棠 目錄

弁言·····	一	七 天有不測風雲·····	八〇
一 九死一生·····	四	八 茫茫四顧欲何之·····	九二
二 血與血交流·····	一五	九 「我·····我爲的是愛	
三 西子湖畔·····	二六	愛你！」·····	八〇
四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三九	十 虎穴中·····	一二一
五 共苦同甘·····	五四	十一 新秋海棠·····	一三五
六 是前生注定事·····	六八	十二 皆大歡喜·····	一五一

弁言

民

國八年至三十一年，我除了給申報先後編輯「自由談」「春秋」「兒童」「家庭」等副刊外，兼帶主持長篇小說，成績還算不錯；可是豈來登去，無非是幾位老朋友的作品。

二十九年秋，爲了要發掘新作家起見，特地懸賞徵求，一時應徵的作品，倒有一二百部，無奈都是不合用的。那時老友秦瘦鷗兄恰好閒着，手頭有三部小說要寫，我就請他先將故事的節略寫出來看看；不上幾天，他交來三篇節略；我讀過之後，一挑就挑上了「秋海棠」。一則因爲那故事曲折動人，描寫男女之愛與骨肉之情，有深入顯出之妙；二則因爲我生平愛花，蘇州故園中紫羅蘭盞的窗下，與紫羅蘭並植着的，正是這別號斷腸花的秋海棠，用這瘦鷗的花名來做書名，自是正中下懷的。爲了要使情節熱鬧一些，我向瘦鷗建議，該添上一個俠客型的人物；瘦鷗深以爲然，就替我創造了那個好酒任俠行動飄忽的趙玉峴。「秋海棠」刊布後，因描寫生動，刻劃入微，故，深得讀者們的讚美，可惜爲了在申報「一年刊完一部小說」的原則之下，忽忽地結束了。去夏瘦鷗想出單行本，由我向申報無條件的取得了版權，一編問世，不脛而走，引起了戲劇界和電影界的注意，由顧仲彝費穆佐臨三位先生改編劇本，由馬徐維邦先生編導電影；電影尚未映上銀幕，而劇本却已先由上海藝衛劇團在卡爾登上演了。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搬演紅氍毹之後，

轟動了整個的上海，打破歷來賣座的紀錄，幾於無人不道「秋海棠」，在瘦鷗固然喜不自勝，而當年薄效微勞的我，也是「與有榮焉」的。「秋海棠」開演後的第三夜，瘦鷗曾約我去看，只因那夜我須參與一位老友的愛子的婚宴，未快先覩；到得我有機會去看時，已在一個月之後了。石揮沈敏英子史原諸藝人的深刻神化的演技，沒一個不擊節嘆賞，而賺得了我不少的眼淚。一閱月來，我的朋友中十個倒有九個都已看過「秋海棠」，都說哀感太過，雖鐵石人也將爲之下淚，最好能使劇中人苦盡甘來，給大家聚一下子。我的三女杏，四女瑛，心腸本是最軟不過的，平日看話劇電影，只要劇情稍稍悲哀一些，就得掏出手帕來抹眼淚，這回看了「秋海棠」，更泣不能仰；回到家裏，就囑着我道：「爸爸，能不能使秋海棠不死？」我苦笑着答道：「傻孩子，我又不是仙人，那兒來的起死回生之術？」第二天吃過了晚飯，我們一家子照例要有一搭沒一搭地揀天的；十六歲的阿瑛最健談，也最頑皮，索性會同了她的哥哥和姊姊來向我請願，異口同聲的問道：「爸爸，能不能使秋海棠不死？」我毫不考慮的答道：「死的已死了，還有甚麼法兒可想，你們不要爲秋海棠發癡吧！」我家也有一個梅寶——去夏已經出閣的次女梅（乳名梅寶），有一天歸寧，閒話家常之餘，少不了又要談起「秋海棠」，頑皮的阿瑛，背地向她的姊姊說道：「梅姊，您也是梅寶，應該救救您的爸爸啊！」於是運動了梅，再來囑着我不放，一面她又學着英子在舞台上喚爸爸的苦腔，一聲聲對我叫着，我不得笑了起來道：「梅，你看阿瑛淘氣不淘氣，憑你是孝感動天的梅寶，也救不了你勢在必死的爸爸啊！」梅是一向沉默寡言的，也就不說甚麼；偏是阿瑛掀起了嘴，咕噥着道：「又不是真的叫您使甚麼法術，去救活秋海棠，只要動動筆頭，想想法子好了。」這一句話倒說動了我的心，當夜我在燈下翻出「秋海棠」原書來，將來一章的「歸宿」仔細讀了兩遍，研究秋海棠從小客棧樓上摔下來有沒有不死的可能？又閉上兩眼，追想石揮在紅氍毹上表演秋海棠臨終的情狀，記得他雖已受了重傷，却還能侃侃地說出「血與淚」

人生的美」一番話來，似乎還有一線活的希望。這一夜我也爲秋海棠發了癡，不斷的想，想，直想得一夜無眠；一方面却已有了計較。第二天早上起來，我已立下決心，好像搖身一變，變作法力無邊的仙人，決計要救活秋海棠了。於是我鼓着勇氣，向着阿瑛她們說道：「昨夜我想了一夜，已有了一些主意，可以使秋海棠不死。」阿瑛第一個高興得跳起來，忙着問用甚麼方法？我道：「這個我還須去和秦家伯伯商量一下，問他自己要不要救活秋海棠？」大兒錚笑道：「爸爸又要偷懶了，想把這回事推在秦家伯伯身上，是不是？」快嘴的阿瑛忙着接口道：「這如何說得過去，譬如做好事，自己束手不做，却硬叫別人去做，人家願意麼？」長女玲也插嘴道：「我看這回事還是由爸爸自己來幹吧。秦家伯伯已決計把秋海棠殺死了，不見他在原書的前言中說：『連梅實得以重見羅湘綺，已經太 Dramatic 了，如何還能讓秋海棠死裏逃生的做起封翁來呢？』現在您偏偏大發慈悲之心，設法將他救活，凡是看過秋海棠這部書和這本戲的，一定齊大歡喜，並且感激不盡。暫時您也不要給秦家伯伯知道，等到救活了秋海棠，出其不意的使他驚異一下，豈不有趣？」我沒精打采地說道：「如此說來，你們要逼着我救活了秋海棠，將這故事寫下去了。」他們不約而同的點頭稱是。阿瑛又搶着說道：「老實說，在爸爸起勁寫小說的時候，我們還在幼稚園裏，不會看小說，現在會看小說了，您又老是不肯寫，這不是有意跟我們鬧彘扭麼？我代表哥哥姊姊們要求爸爸，這一回您非寫不可！」我搖頭苦笑道：「這是你們在跟我鬧彘扭了。試想這幾年來我經了死別生離，百念灰冷，那裏還有甚麼心緒寫小說；每天除了弄弄花木盆景外，連書也懶得看，見了筆墨就頭痛；正如秋海棠在李家莊做了莊稼人，久巴不上舞臺去唱戲了。寫一部小說，可不是容易的事，且讓兒子細考慮一下。」於是我開始考慮了，心想我年青時寫小說，上篇中倒有九篇是哀情作品，非將男女主角置之死地，不肯罷休，因此也賺了人家不少的眼淚，作孽作得太大了。人到中年，應修心補相，轉變一下，救活了秋海棠，使有情人得一個

與滿的結果，讓那些流過眼淚的讀者和觀眾一齊破涕爲笑，倒也是功德無量。一連三天，給秋海棠盤據着我整個的頭腦，想整方法，要把這段故事開展下去，三天之後，總算得了一個粗粗的輪廓。因了兒女們的一再慫恿；因了整惡鬧復活而鼓起我的勇氣；因了秦瘦鷗兄和上熱諸藝人給予我的「烟士披里純」，我終於大膽地寫這部「新秋海棠」了。文筆的拙劣，描寫的呆滯，都在意料之中，狗尾續貂之語，自是免不了的。關於這一點，要請讀者原諒：因爲我也像夢思餘生的秋海棠一樣，掙扎着上紅鬚去充打英雄，一翻筋斗就要摔交，簡直是不行了。

西方人做一部書，往往在開頭的一頁上寫着 Dedicated to —— 就是獻給他生平所敬愛的某某人的意思；所以瘦鷗的「秋海棠」原書上，也有「獻給恩重如山的祖父——季雲察公」字樣，顯見他正像梅寶那樣，是一個很有孝心的好孩子。那麼我這部「新秋海棠」，又待獻給誰呢？難道獻給我那幾個「遇上梁山」式遇我寫作的淘氣孩子們麼？不，不，不！我要誠心誠意地獻給：

苦心創造秋海棠而把秋海棠殺死的瘦鷗老友
刻意扮演秋海棠而使秋海棠不朽的石揮藝人

一·九死一生

「梅寶，我的孩子！」

「梅寶……梅——梅寶——你——你在那裏？爸爸——是完——完了。」

鮮血一叢紅的夏天的陽光，殘酷無情地直射到一張白聖剝落而微微欹側着的矮鐵牀上，照見一個血污泥垢縱橫斑駁的可怕的臉龐；照見右頰上一個深刻而不整齊的十字形的瘀痕，分外醜惡；又照見一身破舊的罩衫雙袴上也沾染着血和泥，一片模糊，而兩個膝蓋上的傷口裏，還在不住的淌着血。把此人整個兒的打量起來，簡直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給小孩子們見了，一定會嚇得哭出來的；此人

是誰，不用說是那費病文迫落魄窮途的秋海棠了。也是他合該有命，爲了要躲過羅湘綺而從小客棧樓上摔下來的時候，恰恰被樓窗外人行道上一株綠葉扶疎的法國梧桐擋了一擋，摔下去的那股勢子就緩和一些，何況這一角矮樓並不很高，而下面的人行道又因年久失修，水門汀脫去了一大塊，他的上半身正撲在泥地上，下半身摔着水門汀，就磕破了兩膝蓋，淌了好些血，可是摔雖沒有摔死，却已登了過去，不省人事了。

到得他蘇醒回來時，已不知被誰送進了大善醫院的三等病房裏。所有二十多張病牀上，早已躺滿了二十多個男男女女的窮苦病人，污濁的空氣裏，嘈嘈雜雜地騰着一片呻吟之聲和病人親友們談話的聲響；任是秋海棠哼着「梅寶」「梅寶」，誰也沒有聽得。至於醫生和看護們正在伺候頭二等病房裏那些有錢的病人，對於三等病房裏的窮苦病人們，照例是不大理會的。秋海棠被送進來差不多已有半小時之久，並沒有人給他付過一個大錢的醫藥費，所以他們還騰不出閒工夫來看顧他。

羅湘綺同梅寶坐了汽車急急地趕來，滿以爲可以見到她闊別了十多年記掛了十多年的愛人，彼此暢暢快快地抱頭痛哭一場，一洩十多年來心中的積鬱。那裏知道到達了目的地，却已人去樓空，只見地上一灘猩紅的鮮血，觸目驚心；她低着頭呆呆地瞧着，眼淚撲簌簌地掉下來，掉在血中，真的是血和淚在交流了。梅寶聽了韓家姑娘對她說。「你爸爸打樓上摔下來死了」的一句話，止不住號啕大哭起來，一聲聲慘呼着：「爸爸，爸爸！」正像杜鵑泣血一樣的悲哀。

湘綺定一定神，便向韓家姑娘探問經過的情形；一面抹眼淚，一面連連嘆息。四面圍着許多好事的人，用好奇的眼光看着這位大家風範的中年太太，在猜測她和那窮苦的死者有怎樣的關係；一般長舌的婦女們，更在交頭接耳的紛紛議論。巡捕見這裏聚着一大堆人還是不散，便揮動着警棍，過來吆喝；湘綺趁此拉了梅寶和韓家姑娘進了那小客棧，閒人們便也在警棍的示威下，抱憾似的走散了。

「今天早上，爸爸恰因有些事情，出外看朋友去了。」韓家姑娘嗚咽着說：「我買了些豆腐鹹菜

回來，正想淘米做飯；猛聽得街上起了一片吶喊的聲音，似乎出了甚麼意外似的，我疾忙趕到門外來。那時，却見吳家伯伯伏在地上，一動都不動，許多人都圍攏來看。我一時急昏了，不知道怎樣纔好；一會兒巡捕來了，看了看吳家伯伯，連說死了死了，當下打電話去叫了一輛病車來，說是先送醫院去試試；看能不能救活他；這位巡捕先生倒是挺好的。接着又向我們棧裏老闆問了幾句話，就把他帶到巡捕房去了。」

湘綺聽了「看能不能救活他」這句話，心上立時起了一個極大的波動，也來不及多說甚麼話，扯住了梅實的手道：「梅實，你不要難受，快快跟我看你爸爸去！我們一定要救活他，我們一定要救活他！」

母女倆失魂落魄似的跳上了汽車之後，汽車夫竇生雙手把着車盤，一面回過頭來莫名其妙地問道：「姑太太，上那兒去？」湘綺怔了一怔，霍地記得剛纔趕到的時候，曾瞥見一輛白色的病車向西駛去的，當時並沒有知道車中所載去的正是他的心上人，不然，早就追蹤前去了。現在既不知道他在哪一家醫院裏，西區地域很大，醫院又多，待向那兒去找呢？

「實生，你且向西段最近的一家醫院開去，這是有關性命的事，要開得快！」湘綺無可奈何地向實生說，實生答應一聲，汽車便開動了。湘綺眼中含着淚珠，額上掛着汗珠，神經緊張到了一萬分；一手緊握着梅實的手，兀自在那裏抖顫。她並不信佛教，而暗暗地在唸着：「我佛救救他！」她也不信耶教，而默默地却在祈禱：「上帝救救他！」真的如癡如醉，自己也忘了自己。那汽車飛快的駛去，車輪碾過路面，倒像碾在她的心坎上，她的心也就隨着車輪向前轉動，一會兒已到了西區最近的一家濟世醫院。湘綺跳下車去一問，據說昨天早就客滿，今天送來的病人，全都回絕了。湘綺好生焦急，梅實只是抽抽咽咽地哭；幸而那汽車夫倒是老上海，又是開車開了十多年的老手，西區幾家醫院的路由牌，好像豎在他的心中，不等湘綺囑咐，早又開到了第二家醫院；難知他所聽到的，也和齊

世醫院一樣的回話，直急得湘綺和梅寶面面相覷，不住的跺脚。

天無絕人之路，母女倆終於找到大善醫院了，一間之下，剛纔確有一個跳樓摔傷的窮漢被送到這裏。不多一刻，湘綺好像做夢般被領導到一間三等病房中，只聽得梅寶又驚喜又悲痛似的高喊了一聲「爸爸！」她自己猛覺得眼前一團漆黑，又是一個天旋地轉，霎時暈倒在地。

「媽媽！您怎麼啦？媽媽！您怎麼啦？」梅寶見她爸爸還沒有死，那得不驚喜萬分，正待撲到那病牀上去，却見她母親暈倒了，一時慌了手脚，疾忙跪倒在地上，一面撫拍，一面連連喚着。

一位白衣白帽的看護小姐，正在近旁給一個病人查熱度，見這邊出了岔子，就三腳兩步趕了過來。可憐的湘綺！實在太興奮了。她在這半天之內，又歡喜，又悲哀，又驚慌，又焦急，心中正好似倒翻了一個五味瓶，不知是甚麼味兒；而十多年來牽心掛肚念念不忘的愛人，已近在眼前，天可憐見的，並沒有把他打進太平間去，仍還好好地躺在病房裏，情知他是好救的了。一時驚喜過度，百脈俱張，所以暈了過去；可是不等到醫生進來急救，她已漸漸地蘇醒過來。

在半醒半睡狀態下的秋海棠，總算已經醫生救治而苟延了殘喘，兩膝上的傷口也包紮好了；不過熱度很高，呻吟不絕，不知已喚了幾百聲的梅寶了。梅寶的一聲「爸爸」，直刺到他的耳中，直打到他的心上，他那裏會不聽得？掙扎了幾分鐘，纔勉強從枕上擡起半個頭來，又掙扎着撐起了沉重的眼皮，硬睜着眼睛瞧。他第一個模模糊糊照到的，却並不是天天相依為命的愛女梅寶，而觸電似的接觸到一雙似驚似喜似悲痛的水汪汪的眸子，這十多年前在北京糧米街上聽見了五百年風流業窳的愛人羅湘綺，如何會認不得？當下他哇的一聲哭出來，半個頭重又倒在枕上，隨把那深刻十字的右頰側過一邊，沒命地扯起一角被單來掩住了。

「鈞！鈞！您教我想得好苦啊！」羅湘綺好像鐵片被磁石吸去似的換到了他的枕邊，早哭得像風人兒一般。梅寶也湊過來喚着道：「爸爸，您聽得麼？媽媽在喚您！謝天謝地，今兒個我把媽媽找個

了。」

秋海棠只有嗚咽的分兒，一時那裏說得出話來；驀然之間，却覺得自己一隻又瘦又髒又發抖的手，被一隻柔若無骨的纖手握住了，握得緊緊的，緊緊的不放。這分明不是在做夢，實實在在是十多年來沒一天不想見面而又不願見面的心上人兒羅湘綺啊！

掙扎了好久好久，秋海棠纔斷斷續續地從嘶啞的嗓子裏吐出一句話來道：「湘——湘綺——我害——害苦了您！」湘綺眼淚婆娑的望着他：「鈞！您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實在是害苦了您！」聲聲帶着哽咽，悽愴欲絕。梅實站在一旁，也兀自落淚。

「太太，不要多說話了，免得使病人多傷精神，多受刺激。」正在這時候來了一位醫生，對湘綺這樣說：「他的外傷雖沒多大關係，而內病很重，熱度很高，並未脫離險境，您且讓他靜養靜養，請到外邊來吧。」湘綺一想不錯，就輕輕地放了秋海棠的手，扶着梅實的肩頭，跟着醫生走出了病房。

醫生透着好奇的神氣，打量這位美貌華服的中年太太，不知是病者的甚麼人，瞧那病者又窮又醜，和她正有雲泥之隔，爲甚麼竟如此親熱？因此懷疑似的說道：「太太，這病人是由捕房方面送來的，據說姓吳，以賣唱爲生，住在東新橋小客棧中，膝下只有一個女兒，也是賣唱的，此外並無親屬，所以也沒有人代他付過醫藥費，只得委屈他暫留在三等病房中，但不知太太和病者是甚麼關係？」這時他已在會客室中坐下；梅實俱傍着她的母親，活像一頭依人小鳥。

「他麼？他是我的丈夫，這孩子就是我們的女兒。我們一家子本來是住在北方的，只爲連年遭到兵災，彼此失散；我跟着親戚先到上海，他們父女倆却流轉各地，吃盡了苦，終於也到上海來了。現在也不用多說廢話，請先生趕快把他移到頭等病房去，我這裏先付五百塊錢，請你收了；我和女兒要日夜陪伴他，請你另外安放一個牀舖。」湘綺說着，從手巾中一個白紋皮長方大口袋裏取了五百塊錢的鈔票，交給醫生。

『太太，使得使得，我立刻預備去。』醫生笑逐顏開的接了鈔票點一點數目，立時站起身來；鈔票纔進了衣袋，兩脚已出了客室。搖着忽又回過身來，柔聲向湘綺道：『請太太寬坐一會，停會我送收條來，再陪您到頭等病房去；一號房恰恰空着，光線空氣都好，包管太太滿意。』這位金醫生不但行使醫病的職務，兼充大善醫院的總務主任；對於有錢的病家，一向是一團和氣，招待體貼不周的。

有錢使得鬼推磨，半小時後，一切的一切，都已妥妥貼貼地準備好了；大善醫院的美善，就在這一點上表現了出來。一號病房確是頭等病房中文字第一號的好房間；向南一排六扇亮晶晶的玻璃窗，兩旁排着雪白鑲空花的長窗紗；窗外一株綠油油地垂柳，又長又軟的柳絲，給微風梳着，時時拂上窗檻。白的窗框門框，白的平頂，白的牆壁，白的牀，白的枕衣和被褥，白的矮几，白的椅凳，白的茶具和盥鉢，四下裏一白如雪，令人油然而起清淨整潔之感。近旁一張較大的牀舖，分明是給陪伴的人睡的，也一樣的一白如雪。

在這一白如雪的環境中，躺着奄奄一息的秋海棠；連身上沾着爛泥和血的衣袴也脫去了，金醫生不知從那裏弄來一套白短衫袴，給他換上。他實在興奮極了，雖是疲乏得沉沉欲睡，却老是睡不着。他雖因求死不得，認為莫大遺憾；然而闊別了十多年的心上人兒，竟意外地投到他的身邊來，畢竟是快慰平生的事，即便自己的病和傷終於不救，也可含笑於九泉之下了。想到這裏，心上似乎開出一朵朶花來，臉上微微地透出一絲絲的笑痕。這病房位在全院最幽靜的一隅，再也不像三等病房裏那裏嘈雜，靜悄悄的連蒼蠅飛過撞在玻璃窗上的聲響，也可以聽得分明。

湘綺和梅實，已由醫生鞠躬如也的領導了進來。秋海棠是念念不忘他右頰上那個十字瘡痕的，本來仰天平躺着，一聽得脚步聲，疾忙向右面一側，把右頰深深地埋在枕頭裏，擡起眼來瞧着湘綺，氣喘吁吁地說道：『湘綺，怎麼啦？您……您把我……移到這裏好……好的病房裏來……可是……可是』

我已不——不中用的了——您——您——不要爲——爲了我多化錢——留——留着以後——給您自己過日子——還——還有梅實：我可要——託付給您了——」

『鈞！大夫再三關照我，請您千萬不要多說話。從今天起，您這人是整個兒屬於我的了；只要您的身子一天天硬朗起來，多化幾個錢算甚麼。您爲了我分上，爲了我們的梅實分上，得多多保重身子。我跟梅實日夜的陪伴着您，等您起了牀，我們纔一塊兒離開這裏。快閉上眼睛，好好的睡一會吧。』湘綺走上幾步，坐到牀沿上去，將被單給拉上了一些，輕輕地在秋海棠身上撫拍着，好像慈母哄她的愛子在搖籃裏安睡一樣。梅實坐在腳邊，便撫着她爸爸의脚，而兩個含着餘淚的眸子，懇切地望着她爸爸的臉。

秋海棠果然不再多說甚麼話，乖乖的閉上了眼睛，抑制自己一顆波動的心，一意的想睡過去；可是內傷與內病，使他周身發燒，而兩膝蓋的傷口上雖已敷了藥，仍在刺刺作痛，一時那裏睡得着。但他在湘綺的撫拍之下，一動都不敢動，一面又暗暗地命令着自己道：『睡！睡！睡！非睡不可！』忍耐是認真，越是沒用；他爲了要使湘綺安心起見，出盡的做出打鼾聲來，假裝着睡得很香；同時他默數着「一三四……」直到「一百二百」，又默念着阿彌陀佛，足足念了好幾百遍。這麼一來，心波漸漸地靜止，痛苦漸漸地忘却，睡魔終於降臨到他身上，把他帶領到黑甜鄉去了。

湘綺停住了撫拍，向腳後的梅實歎一歎嘴，母女倆就蹣手蹣脚的出了病房。『梅實，你好半天沒有吃過東西，肚子餓了，待我叫他們弄些麵包來給你吃。』湘綺牽着梅實的手，到一間小小的餐室裏去，這是醫生和看護們就餐的所在。梅實忙道：『媽！您也該吃些東西了。您吃，我纔吃；您不吃，我也不吃。』湘綺沒奈何，喚院役弄了些麵包糖醬來，和梅實倆吃了一些。她驀地記得汽車還停在外面，有兩件事該喚實生去做，她就讓梅實先回病房，自己急忙的趕了出去。

『實生，這裏有兩百塊錢，你拿着到剛纔那家小客棧去，跟老闆說，吳先生由他小姐伴着，在費

院中養病，不再回來了。他所欠的帳就結一結清，不足可來找補，有餘不必找還；所有的東西，除了他們父女倆的夏衣外，其餘一起送給韓先生和韓小姐，留作紀念。你把這事辦妥之後，就回去裏告老爺太太，說我在這裏陪伴姑老爺，一時不會回來，且把我的衣服被褥和日用的東西收拾收拾，帶到這裏。」湘綺說着，掏出二百塊錢遞與寶生，寶生唯唯應命，開着汽車去了。

任憑秋海棠怎樣的小心翼翼，掩藏他那醜惡的十字傷痕，不願給羅湘綺瞧見。明知湘綺既日夜的廝守在自己身邊，怎能永久的掩藏下去，然而總想挨延一刻是一刻。那裏知道睡熟之後，甚麼都不知不覺，更談不到提防兩字，略一轉側，就把他的右頰顯豁呈露出來，那紅裏泛黑的十字痕，映着雪白的枕衣，分外明顯。湘綺回到秋海棠牀邊來時，立時瞧得清清楚楚，真的是觸目傷心，禁不住掉下幾顆淚珠兒來。梅寶是個乖覺不過的女孩子，知道母親已瞧見了父親不願給她瞧見的傷痕，正在傷心落淚，她也無話可說，只索黯然神傷。

「怪不得他不願意給我瞧見；」湘綺在暗暗地想：「十多年前，他是出落得眉清目秀，何等的漂亮，正不知風魔了多少男男女女。那裏料得到爲了我們的結合，竟遭到惡魔的毒手，破壞了他這一副潘安仁擲果之姿，但是任他變得怎樣醜，我也決不會厭惡他的，他對於我未免認識不清了。」

正在這當兒，院役進來通報，汽車夫來了。湘綺趕出去瞧時，却見寶生不但帶來了父女二人的夏衣，自己的衣服被褥和日用的東西，並且帶來了三個人——羅裕華夫婦和他們的兒子少華。裕華一見湘綺，就搶前一步道：「妹妹！怎麼一回事？怎麼一回事？」近玉也接口道：「您出去了好半天，不見回來，真把我急死了！」湘綺嘆了口氣，同他們到會客室中，把前因後果，約略的說了一下，聽得他們非常感動，近玉竟也掉下淚來。只因秋海棠仍在熟睡，未便介紹相見，單把梅寶喚出來，讓她正式拜見舅舅舅母。少華一見梅寶，臉就紅了，忸忸着說：「想不到酒樓賣唱的梅姑娘，却是我的表妹子。」梅寶的臉上，也飛上了兩朵紅雲，低喚一聲：「表哥。」就垂下頭去。湘綺微笑着向少華道：

『好極子，這是你的初出茅廬第一功。要不是你，我怎麼能在十多年後，千餘里外，見到我的丈夫和女兒？少華，我一輩子感激你！』少華好生得意，忙道：『姑媽言重了。』當下裕華夫婦對湘綺母女潯實安慰了一番，就興辭而出；湘綺送到門外，寶生趁此向她報告小客棧中的事，說所付的錢，還多下五十多元，已一起給了老闆；所有東西，也遵命送與韓家父女了，他們說明天要來探望叩謝呢。說完，遞過一張帳單和收條來，湘綺見一切都已辦好，心中也略略安定。

可是湘綺的安定是短暫得很的；這一夜秋海棠轉側呻吟，再也不能安睡，內病與內傷把他煎迫着，熱度已達到了一百〇五度以上，燒得兩頰通紅，全身如炙，昏昏沉沉地老是說胡話，不是喚「湘綺」，便是喚「梅寶」，並且罵「袁寶藩」，罵「季兆雄」，求趙玉繩二哥來救他。湘綺見他這樣，急得甚麼似的，全醫生來了好幾次，打針灌藥水，又僱了個特別看護來，通夜守在床邊。湘綺和梅寶緊聚了一天，疲乏極了，在牀上輪流的靠靠，但她們那裏睡得着；只在默默地求神念佛，給秋海棠祝禱。

第二天一清早，太陽還照在秋海棠病房窗外的那株垂柳的梢上，沒有下來，老韓却帶着他的女兒趕來了。湘綺爲了秋海棠的病勢凶險，正在憂急萬分，那有心緒見客，只因人家一片至誠，不得不出法敷衍一下，同他們父女倆到客室中坐地，先謝了他們勞駕探望的盛意。老韓爲了昨天送給他許多衣屨，再三道謝，但有些零星東西如湘綺的照片之類，却打了個小包裏，帶來奉還，湘綺當然收了下來。老韓知道秋海棠病重不能見他，連韓姑娘要見梅寶也不能見到，喝了一口茶，就告辭走了。不多一會，裕華父子也忽忽趕到，湘綺因爲是至親，便領他們到病房中來瞧秋海棠。一股濃重的藥水氣息，直衝鼻觀；特別看護已下班去休息，梅寶因爲一夜沒睡，倒在秋海棠腳邊睡熟了。

『哥哥，您瞧他老是這樣昏迷，如何是好！』湘綺眼淚汪汪地，低聲對裕華說：『昨夜他的熱度超過了一百〇五度，全身都在發燒，口中不斷的說着胡話，好不怕人！我會再三的懇求金大夫，務必盡力救治，不要吝我吝惜醫藥費，可是針藥施下去，也沒有多大效用，今天早上量過熱度，只低了一』

度左右，神志仍然不清，那得不使人憂急呢？」

裕華今天第一次見到秋海棠，就瞧見了那右頰上的十字傷癥，他爲了同情於他們倆的遭際之故，倒也並不覺得怎樣醜惡；當下他安慰湘綺道：「妹妹，這是性急不來的，病症上最容易脫身難，何況他又受了內傷；我們自當盡我們的力，給他救治，自會慢慢兒的好起來，今天熱度既已降低了一度，就是好現象，妹妹，您寬心些吧。」湘綺含淚點頭。

一連三天，秋海棠被困於生和死的邊界，熱度倏升倏降，神志昏迷忽清，脈搏若斷若續，三天的針藥施下去，仍然打不退那可怕的病魔。雖有看護日夜伺候，而湘綺仍是衣不解帶，斷守在秋海棠身邊；肚子餓了，見了東西都吃不下去，祇是短短的三天工夫，已使她瘦比黃花，清減了不少。一種莫名的恐怖，過度的憂急，兀自在啃啣她的心。梅寶這孩子呢，出乎意外的遇到了自己步身之母，本來是應該出乎意外的快樂一下的，巨耐來了一個十多年從未夢見的媽，倒像要去掉一個十多年一向依戀的爸，害得她小小的心靈，不知是喜是悲，是甜是苦？只索學着媽的模樣，媽不吃，她也不吃，媽不睡，她也不睡，往往是流淚眼看流淚，做了個楚囚對泣。少華雖跟着他的父母來過兩次，帶些花啊糖啊來送給她，也絲毫提不起她的興致；料知她爸爸要是有些甚麼三長兩短，她和媽將沉浸於淚海之中，也許會演出莫大之悲劇來。

到第五天上，秋海棠仍似凶多吉少，湘綺的憂急已達到了頂點，她在無可奈何中，除了出外去求神問卜外，老是哀求金醫生設法；裕華來時，她又流着淚說道：「哥哥，您是知道的，我們這一對患難夫妻，吃盡了千辛萬苦，走過了萬水千山，好容易在這裏遇到了，打算一輩子的廝守下去；要是遭了天忌，竟硬生生地再把他切奪了去，那麼我也不要活了！」說到這裏，抽抽咽咽地泣不成聲。

裕華爲了表示他十二分的關切起見，又特地會見金醫生：「大夫，這一回事要多少的費您心了。不瞞您說，舍妹跟妹婿是經歷了一番患難過來的，彼此失散了十多年，好容易在這裏骨肉重逢，料

不到又出了岔子，現在舍妹婿的性命交託在您手中，您救活了他，也就救活了舍妹，以後合家感恩，永遠的忘不了您。」

金醫生聽他說得如此懇切，感覺到自己責任的重大，不由得搔了搔頭皮，鄭重地說道：「醫生救人，原是應盡的責任，我們惟有盡其所能，以報答病家付託之重；不過令親在內病外傷雙重威脅之下，幾天來局勢非常嚴重，總要希望他熱度逐漸降下去，纔能脫離險境，現在還沒有甚麼把握。也罷，待我去請我的老師德國名醫葛禮先生來，看他有沒有辦法。」

「那再好沒有，凡是人力所做得到的事情，務請盡力做去，一切醫藥費用，由小弟完全負責，等會兒先送一些錢來。」裕華掏出名刺交與金醫生，上面有他的住址和辦公所在，表示切實負責之意。

這一天黃昏時候，繁星滿天，拱着一輪明月，照得病房裏亮晶晶地，葛禮醫生終於像救星般降臨了。他那子細的診察，鄭重的處方，樂觀的態度，使湘綺起了絕大的信心，等於基督徒信仰耶穌基督一樣；她相信秋海棠是得救了。葛醫生在中國居留已久，是個中國通，臨走時，他操着一口流利的國語，對湘綺說：「太太，病人的病勢雖嚴重，但並非絕望，且慢慢兒的來，慢慢兒的來。」

說也奇怪，葛醫生的藥，似是神藥；葛醫生的針，似是神針，這一夜秋海棠就先安定了一些，居然能夠斷斷續續地小睡片刻了。第二天清早，金醫生親自來量熱度，竟降下了三度，湘綺的憂急，也減去了一半，因為好幾天寢食不安，這天也趁着秋海棠睡熟的當兒，休息了好一會；梅實眼兒得局勢好轉，自己也放下了心。

葛醫生受了金醫生的重託，一天來診兩次，使秋海棠的高熱度漸漸減退，胡話早已不說，加多了安睡的時間，每天也能吃一些橘汁和菜湯了。

一個奇蹟！這是一個奇蹟！九死一生的秋海棠，終於仗着葛禮醫生的回春妙手，從死神的魔爪下逃了回來。



新秋海棠



二·血與血交流

您

這樣日夜的爲着我忙，又日夜的爲着我擔憂，實在太累了；快歇歇吧。」秋海棠眼瞧着羅湘綺忙忙碌碌地周旋於病榻之旁，又感激又憐惜似的這樣說。

湘綺正在一箇小玻璃杯裏擠好了半隻橘子的汁，擊過來給秋海棠，一面帶着笑說道：「我一些兒也不累，祇要您的病快快地好，身體快快地硬朗起來，那麼我就安心了。」

秋海棠緩緩地喝下了橘汁，握住了湘綺的手說：「這一回要是沒有您，我這條命準是活不成的了；不過太難爲了您！」

『這是我的分內事，您說這樣的話，倒顯得太生分了。』湘綺忙不迭的說。

一陣子皮鞋滾滾之聲，打斷了他們倆的話頭，葛體醫生已走了進來；診過脈量過熱度之後，不由得把眉頭皺了起來。『病人的身體實在太差了；肺部有病不算，因跳樓而得的內傷不算，又害着貧血病，加以兩膝蓋的傷口當初出血太多，所以生命的危險雖已過去，而陷於極度虛弱的地位。他的傷口不容易收，熱度也不容易退盡；太太，據我瞧來，非接血不可。』葛醫生覷卜了病房，趁湘綺送出來的當兒，就這樣悄悄地對湘綺說。

這好幾天來，湘綺早把葛體醫生騰做法力無邊的仙人一樣，葛醫生的話，等於金科玉律，沒有不